

有时候,你满怀期待地赶赴一场论坛,路上可能花掉一个小时。可当主讲人一开口,满篇的官话、套话、大话、废话扑面而来,不过三五分钟,满心的期待就像泄了气的皮球,瞬间蔫了。你不自觉地低下头,和身边人一样,默默地打开了手机。

中场休息时,想起一路风尘仆仆,难免自嘲:难道特意赶来,只是换个地方玩手机?可硬着头皮继续听,又实在提不起劲儿。心里忍不住嘀咕:“照本宣科,枯燥乏味,真无聊……但愿下一位能多些新意,讲得有意思点儿。”

其实,“趣味”这东西,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,而是贯穿人生的底色。论坛少了趣味,听众昏昏欲睡;课堂缺了趣味,学子心不在焉;漫漫日子没了趣味,生活便少了光彩与温度。它是职场里的助燃剂,是生活中的调味剂,更是对抗岁月枯燥、抵御日子重复的一束光。

人若没了趣味,生活便如一潭死水,沉寂无波,只剩无尽的单调与敷衍。

既然趣味这么重要,那它到底有哪些种类呢?

在我看来,大体可分为两类:低级趣味与高级趣味。

什么是低级趣味?是沉溺于即时快感与感官刺激,却在不知不觉中消磨了心志。背后嚼舌根、暴饮暴食、嗜赌成性、沉迷游戏、熬夜刷无营养短视频。这如同给哭闹的孩子塞个奶嘴,求得片刻安宁,却让人渐渐停止思考、放弃成长,久而久之,便在浮躁安逸里慢慢沉沦。

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,我曾认识一位中年男士,下班后就钻进麻将馆,常打通宵。次日浑浑噩噩,工作生活都漫不经心。连一个坏习惯都摆脱不了,又何谈更大的成就?

那高级趣味呢?即开阔的眼界、高雅的审美,能连接自我与他人,充盈内心,带来长久的精神滋养。养花种草、提笔练字、登山望远、漫步艺术展、静心读好书、深耕一技之长……这些看似平淡的小事,却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,也藏着对抗平庸的底气。

我有位同学,工作、带娃之余,最爱逛书店,看音乐剧,她说那是给自己的“精神充电”;还有位年近花甲的老同事,十几年如一日周末登山,几乎风雨无阻,如今身姿矫健、精气神饱满,还在山野间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挚友。

你看,这份高级的趣味,从不是简单地打发时间,而是拓宽生命的维度,让人在热爱中沉淀自我,在专注中积蓄力量,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诗。

为何有人越活越有趣,有人越活越无聊?答案就藏在对趣味的选择里。常言道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你的爱好,悄悄筛选着你的圈子;你的趣味,默默定义着你的人生。爱浮躁消遣的,难免流于平庸;爱修身养性的,终将自带光芒。

趣味万千,择趣而居,方见格局。低级趣味,只能取悦一时;高级趣味,方能温润一生。当然,纯粹只有一种趣味的人极少。我们大多在两种趣味之间徘徊,不过是占比不同。人生路遥,总要寻几件让你眼底有光、心中热爱的事。

当你开始培养一份长久的热爱,守住一份清雅的趣味,不被浮躁裹挟,不被安逸消耗,便会发现:活得有趣,心有清欢,便是一生最好的状态,也是一个人顶级的魅力。

我迈步踩在石板桥上那些裂开的纹路上面,前去赴一场与春天河水的约定。一只用青篾编织而成的鱼篓在我的腰间轻轻地晃动着,钓竿尖稍垂下来的丝线,钩住了几片柳絮,像被风揉碎的云。河流拐弯的深处,樱花飘落一地,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,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尾逆水流向上游的鱼,正朝着季节的源头游去。

当我解开拴在那棵槐树下的木船时,船桨拨开了浅滩处的浮萍,水面的波纹里荡漾着菱角嫩红色的根须。有几条鱼忽然散开了,仿佛有人撒了一把碎银子在碧玉做成的盘子上。我选择在芦苇刚刚生长出来的回湾处抛下了锚,早晨

的雾气正好从对岸的桃树林里像潮水一样退去,露出了半个山坡鲜明耀眼的胭脂色。

当钓竿弯曲得如同新月时,我还以为自己钓到了一只贪吃的鲢鱼。线轴轻轻地颤动,如早春拨动的琴弦。而当 I 我提起钓竿的时候,却看见水草缠绕着去年的莲蓬,在那些枯黑的孔洞里面,还探出了蝌蚪的小尾巴。水面的波纹把我的倒影揉得皱巴巴的,之后又将它抚平,我看到 30 年前的自己正蹲在石埠头上,用搪瓷碗舀起那些透明的虾苗。

浮漂突然间急速地往下坠落,钓竿的梢头在风里划出了如同狂草般的痕迹。银色的鱼鳞冲破水面的那一刻,阳光在鱼的

恋”,遂成其诗之魂。观其《燃烧的骨头》,乃见“骨头,就这样默默无语地燃烧起来”,以燃烧写死亡,以骨头写永生,此等意象,堪称神来之笔。

其写葬礼,却非哀歌:“我们大慈大爱的祖父祖母啊,在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路上,无论先去的,还是后随的,今夜,又会在一根红绳的掩埋中安息”(《燃烧的骨头》),以红绳掩埋,以安息写生,遂令死亡,成为另一种新生。其悟生死:“向生,摘要死的伟大;向死,摘要生的光荣”(《诗心摘要》),以摘要之法,打通生死之界,此等哲思,直入禅境。

譬如《水土谣曲》,更见生命之源:“一轮朝日的精血,一条大河的体温,让我着床在你的子宫里,你给我以人的形状”,以精血写传承,以子官写母性,遂将个体生命,融入民族血脉。其终悟道:“你是谁,我是你;历尽八万四千劫难,我把我,还给你”,以还你作结,天人合一,此境之高,令人叹绝。

其三 家国论:以赤诚为血,膏润诗根

建军之诗,其根在家国。其父老八路之血脉,其自身铁道兵之经历,遂成其诗之底色。观其《吼秦腔》,乃见“三尺黄土瘞埋祖宗,一寸精血长成后生”,以祖宗瘞埋,以后生长成,写尽生生不息。其咏男儿:“生有生的勇武,死有死的悲壮”,八字而已,而秦风汉骨,尽在其中。

其写女性,尤见温情:“这个民族的女性,有苦难熬出的刚强。当母亲年迈多病,女儿便站出来,撑起这个苦斗的家庭”(《吼秦腔》),以苦难熬刚强,以女儿撑家庭,遂令平凡女性,亦成民族脊梁。譬如《红叶米亚罗》,乃见“这些粉红的养子,是泥土的少女,还在苦涩的微笑中期待季节的嫁衣;这些火烫的枫叶,就一定是英雄的血滴”,以少女喻养子,以血滴喻枫叶,刚柔相济,家国同构。妙笔如斯!

其诗之心,终归人民。《燃烧的骨头》

钓了一篓春光

■ 陈仕鑫

鳃上折射出彩虹般的光彩。这是一尾性格倔强的鲫鱼,它用尾鳍拍打着船的边缘,把去年秋天的月亮都震得好像碎裂开来。解开鱼钩的时候,我发现鱼的嘴唇上面有一道旧的伤痕,或许它曾经从鹭鸟的嘴里挣脱过,如一枚遗落下来的管子滑进了深深的水潭。我蘸着河水,替它敷上了一把金丝草,然后看着它摆动尾巴,消失在菖蒲丛中,水面上浮起了一串像是省略号的水泡。

下午,困倦的感觉十分轻柔。枕着船桨的手柄小睡片刻,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水尾,在倒挂着的天空上面滑行。岸边的棠梨树把白色的花朵别在了船帮上,蜜蜂误把我的旧外套当成了蜂巢,一直到布

谷鸟把露水啼叫成了雨滴,我才发觉云彩的影子已经漫过了第七道河湾。收拾钓具时,我发现鱼篓里面盛满了流动的光,那光有的是从柳条间漏下来的金色箔片,有的是蒲公英的绒毛,还有的是去年深秋时节沉入河底的星星。

回来的路上,我遇见了挖野菜的女人,她篮子里面的荠菜还沾着泥土的气息。我用两条鲫鱼跟她交换了半把香椿苗,黄昏就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,把我们的衣襟都染上了紫色。当炊烟升起的时候,桥洞下面的鸬鹚正在整理自己晚间的妆容,它们脖子间的银环发出叮当的声音,好像在数落着春光有多重。

把船系好然后上了岸,我发现鞋窝里

面竟然躺着一颗核桃。也许这是落花时节某只松鼠的私藏,此刻它裹着春天的泥土,正在做着关于夏天的梦。我将这颗核桃埋在了老槐树的树荫下,到了第二年,它或许会长成一个新的坐标。暮色渐渐变得浓重起来,鱼篓中的春光开始闪闪发亮,仿佛里面装着萤火虫的银河。

走到村口的碾盘旁边时,卖酒的老翁正拿着木勺子舀起那琥珀颜色的黄酒。他说上游漂来了杏花盛开的消息,下游的芦苇一夜之间就长高了。我小口地抿着新酿造出来的醪糟,看着鱼篓在石板路上投下细长的影子,突然明白了,所谓的垂钓,其实不过是春天借助我的钓竿,在时光的河流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倒影罢了。

孙建军诗歌六论

■ 苍山牧云

云:“子孙是遗传的骨头,信念是民族的骨头,雪山是疆土的骨头,憧憬是生活的骨头”,以“骨头”一字,贯穿个体、民族、疆土、生活,遂令小我,融入大我。此其所以能“还写温暖人间”,所以能“从生命图腾到终极价值关怀”也。

其四 意象论:以奇崛为形,塑建诗貌

建军之象,奇崛不凡。其取黄土,则“一尊石碑,一如所有种子的祈祷”(《燃烧的骨头》);其取黑豆,则“一颗黑色的大豆,灼伤了我的手心”(《黄河黄土黑黑豆》);其取秦腔,则“惊涛裂岸的这一嗓”(《吼秦腔》)。凡此意象,皆自寻常中掘出奇崛,自熟悉中见出陌生。

其善用对比,乃见张力。“离黄河远,离银河近”(《燃烧的骨头》),一远一近,天地顿开;“最近的远,最远的近,醉了醒了,都是梦境;去了回了,都在心上;生了死了,都牵魂魄;圆了碎了,都是月光”(《吼秦腔》),连用八组对比,层层递进,遂令时空、生死、去回、圆碎,皆融于一腔热血之中。

其工于排比,尤显气势。《诗心摘要》连用“摘要”二十余次,而无一重复,或“摘要苍穹为知己”,或“摘要芒鞋竹杖”,或“摘要雕弓满月”,层层铺展,步步升华,终至“五星出东方”之境。此等手法,既得汉赋铺陈之妙,复兼新诗节奏之美。

其五 语言论:以质朴为华,彰宣诗质

建军之语,质朴而华。其不事雕琢,而自见功力;其不高玄虚,而自有深致。观其口语入诗:“这是老爹说的,叔叔伯伯们说的,同辈族兄族弟,晚辈族子,族孙说的”(《燃烧的骨头》),以家常之语,写家族之亲,平白如话,而情深似海。

其善化用民歌,乃得天籁。“喝一生小米粥,唱一世信天游”(《黄河黄土黑黑

豆》),以小米粥写生活之本,以信天游写精神之寄,遂令黄土高原,活现眼前。其取民谣节奏:“梦里梦里,酒杯杯低吟;梦里梦里,酒杯杯高唱”(《吼秦腔》),以叠词造韵,以反复增势,直追《诗经》“关关雉鸣”之遗响。

诗眼所在,尤见锤炼之功。“生命因为古老而拒绝死亡”(《燃烧的骨头》),以“拒绝”二字,化被动为主动,变必然为抗争;“铁血兵魂,是死者心灵中深藏的歌,是生者血脉中急驰的情”(《铁血兵魂》),以“深藏”写死者,以“急驰”写生者,一静一动,生死相接。

其六 技法论:以古韵为基,创建诗心

建军之法,博采众长。其承古诗传统,而不拘格律;其取民歌营养,而不落俚俗;其融现代技法,而不失本色。观其《燃烧的骨头》,全诗一百零一行,而暗藏“一”字密码:“一次葬礼”“另一个世界”“一根红绳”“一样颜色”“一只海碗”“一串信天游”“一尊石碑”“一声喝问”“一碗酒”“一杯酒”“一种花”。此“一”者,既是始源,亦是归一;既是个体,亦是整体。此等技法,可谓“暗劲在于‘一’”。

其善造境,尤见匠心。《雁门关上》七章,如七幅画卷:一写归心,二写乡愁,三写豪情,四写佛理,五写军魂,六写精神,七写友情。层层展开,步步深入,终至“你在我的血脉里,我在你的心跳中”之境。此等结构,既得组诗之妙,复兼长卷之美。

其抒情方式,乃见“以情动人,直抒胸臆”。其不藏不掖,不隐不晦,而以满腔热血,直击读者心灵。邓代昆评其诗:“始终燃烧着一种狂热,一种对人生、生命陷入病魔般的眷恋和执着。”此评精当!其诗所以能“让人耳目一新,有一种沁入肺腑之感”,正在于此情之真、之烈、之炽。

纵观孙建军先生之诗,以沉雄为骨,以生命为魂,以家国为根,以奇崛为形,以质朴为华,以古韵为新。其诗也,大气如昆

仑之雪,厚重若黄河之水,直抵灵魂本质,洞见生命真源。其情也,炽烈如火,奔涌若江,感人肺腑,动人心魄。其人也,承父辈之血脉,经军旅之淬炼,守诗坛之寂寞,终成川内之大家。

白乐天论诗,有云:“诗者,根情,苗言,华声,实义。”建军之诗,可谓根深、苗壮、华盛、实丰者也。其“还写温暖人间”,其“从生命图腾到终极价值关怀”,皆为时代留真,为人民立传,为军魂铸碑,为山河画像。此其所以能获三十余奖,所以能入《诗刊》青春诗会,所以能屹立西南诗坛数十载而不倒者也。潘子联句赞之,辞曰:以山河为骨,以军魂为魄,黄土地里掘出燃烧骨头;

借秦腔抒怀,借红叶寄意,赤子心中流淌温暖人间。

评论家介绍

苍山牧云,本名潘成程,安徽怀远人,现居成都。中国辞赋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中国联体文创中心副主任、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特约研究员。

诗人介绍

孙建军,男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作家,1990年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,1991年出席第九届青春诗会;其出版有《善良的孩子》《时间之鸟》《诗话中国》《孙建军诗选》等诗集;诗歌作品被译为英、俄等语言并入选《中俄新时代诗选》(青岛出版社出版);曾获首届汽笛文学奖、萌芽文学奖、四川文学奖、中国电视金鹰奖等30多个奖项;历任《星星诗刊》杂志社编辑部主任、编审,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、创作研究室主任。



公益广告

低碳节能 绿色出行

让都市生活多一些绿色,多一些畅通,多一些健康,因为建设绿色森林城市是我们共同的愿望……

